

凌行正 著

初踏疆场

CHUTAJIANGCHANG
JIEFANGJUN WENYI
CHUBANSHE

國家金皮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Chuta Jiangchang

凌行正 著

初踏 疆场





凌行正，1930年8月出生，河南省潢川县人。1949年5月参加人民解放军，1956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野战部队文工团员、文化干事，军区政治部创作员、宣传部文化科长，总政解放军文艺社副社长、社长兼总编。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第二届理事会理事。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代表。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1954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诗集《高原短歌》、《洛桑丹增颂》（以上与人合作），散文集《关山情》、《江河赋》、《神圣的珊瑚礁——南沙纪行》、《岁月留痕》、《铁血记忆》等。长篇纪实散文《感念西藏》获第十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立小功一次，三等功三次。（图为作者与夫人张广茹和孙辈飞飞合影）

晨静思(卷首语)

黎明。

起床后,我独自坐在书房里。我不想开灯,让自己融化在朦胧的晨光里。四周一片寂静,寂静得可以听到电子钟的微弱的嘀嗒声。家人们还都在熟睡。透过阳台上的玻璃窗,可见欲晓的天幕闪烁着几颗稀稀朗朗的亮星。

我就这样静静地坐着,默默地坐着……

是的,我是在离休之后,才从容地享有这样宁静的黎明的。在此之前,黎明对于我来说,大多数时候是匆忙的、紧张的,有时甚至是喧嚣的。早年行军打仗的时候,黎明时分那尖厉的紧急集合号音,常常惊得我一骨碌从地铺上跳起来,赶紧穿军装,打绑腿,捆背包……准备上路出发;到了和平年代,黎明时分军营的起床哨音,又一声紧似一声地催我赶快起床,跑步到操场去集合出操;后来,在黎明时分,又步履匆匆地离开家门去赶班车,直奔办公室、会议室——一直到两鬓斑白,这黎明终于属于我自己的了。

既然黎明属于我自己的了,那就尽情地享用吧,比如说,在被窝里多睡一会儿,把多年来未能睡成的懒觉补偿回来。然而不行,不知是已经养成了习惯呢,还是老年生理的使然,一到黎明我就醒了,我就起床了——这是错了位的“闻鸡起舞”吧?!

我静静地坐在椅子上,然而心情却平静不下来。黎明时分的头

脑特别清新,就像刚刚在小河里浣洗过似的,以致诸多往事纷至沓来,在脑海里激起一个又一个浪花……哦,我明白了,诚如大诗人李白咏叹的那样,“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几十年的岁月匆匆地过去了,但对自己的一生却还从未来得及梳理,从未来得及回味,现在,是不是应该梳理一下、回味一下了?

我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出生,四十年代末参军入伍、投奔革命,一直工作到离休,一生都是在人民军队中度过的。在这几十年当中,我想,和我同龄的人,大约都经历过三次跨越吧:从旧社会跨越到新社会(也可以说是从旧中国跨越到新中国)、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跨越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二十世纪跨越到二十一世纪(也可以说是跨入一个新千年)。在这个“三跨越”当中,每一次跨越都会给人们的心灵带来一次震撼。不过,由于人们的经历不尽相同,每一次跨越引起的心灵震撼在深度上、强度上也不尽一样。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那第一次跨越,也就是从旧社会到新社会、从旧中国到新中国那次跨越,在我心灵上引起的震撼最强烈、最深刻。因为,通过那次历史性的跨越,压在中国老百姓身上的“三座大山”被推翻了,西方列强们不再敢把我们中国人叫做“东亚病夫”,叫做“一盘散沙”了;而我自己,也迎着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从一个学生变成了一个革命战士……

好吧,就从这里开始,对自己的一生进行梳理、进行回味吧……

于是,在那熹微的晨光中,我打开书桌上的台灯,在稿纸上写了开篇的四个字:初踏疆场……

目 录

晨静思(卷首语)	{ 1 }
----------------	-------

第一章:渡江南下

一、十九从军征	{ 3 }
二、千里行军第一步	{ 10 }
三、穿过大别山	{ 18 }
四、过团风、宿黄冈	{ 25 }
五、长江,我终于看到了你	{ 32 }
六、鄂城——短暂休整	{ 40 }
七、休整中的插曲	{ 49 }
八、一路刷标语	{ 57 }
九、金牛好似火焰山	{ 66 }
十、幕阜山的见证	{ 74 }
十一、平江演出	{ 81 }
十二、打前站	{ 90 }
十三、由湘入赣	{ 98 }
十四、难忘上栗市	{ 104 }
十五、我想要支枪	{ 111 }

第二章：衡宝喋血

- 十六、由赣入湘 [121]
- 十七、攻占永丰 [128]
- 十八、戏剧性发生在 10 月 5 日晚上 [135]
- 十九、向文明铺穿插 [142]
- 二十、黄土铺“腰斩七军” [149]
- 二十一、严家庙再报佳音 [157]
- 二十二、今战场·古战场 [165]
- 二十三、国旗升起的时候 [174]
- 二十四、在洪桥来了一位苏联作家 [187]
- 二十五、领冬装时听到的战况 [197]

第三章：进军广西

- 二十六、“敬酒不吃吃罚酒” [209]
- 二十七、人走铁路 [217]
- 二十八、从桂林到柳州 [225]
- 二十九、“网底兜的都是大鱼” [234]
- 三十、“吃罚酒”的代价 [242]
- 三十一、进驻贵县 [251]
- 三十二、采访“平而关之战” [260]
- 三十三、贵县告急 [271]
- 三十四、盘古村——汉林村 [278]
- 三十五、庆功会召开之前 [286]
- 三十六、十九岁的奖赏 [296]

- 后 记 [304]

第一章

渡江南下

一、十九从军征

民国三十八年农历正月初三，公历1949年1月31日，我的家乡解放了。

我的家乡河南潢川，是豫东南的一座古老的小城。如果把河南省地域平面图比喻为一只西飞的燕子的话，那么我的家乡就在这只燕子的南翅上。它南倚大别山，北临淮河，一条淮河的支流——小潢河穿城而过，把小城又分割成了南城和北城。两城之间，由一座石礅木板的镇潢桥相连。我家的祖宅在南城大巷口，后来搬到东大街上；我上学的学校——潢川高中在北城的西大街上。

那时候，也就是说在民国年间，我们的家乡相当闭塞，相当落后。没有铁路从我们这里通过，一条土公路上也很少看到汽车的踪影。城里没有电灯（只有煤油灯、棉籽油灯），没有自来水（吃水要到河里挑水、井里提水），甚至也看不到什么报纸。一切消息的来源和传播，大都靠人们的嘴巴传来传去。当时，离我们家乡不远的“徐蚌会战”（即淮海战役，国民党方面称之为“徐蚌会战”）的战场上，国民党军队已大吃败仗，但我们老百姓却不知详情。城里的国民党驻军五十八师的部队，仍在城墙周围和街口桥头上修筑地堡工事，似乎要和来攻城的解放军拼一死战。

这时已到了农历的大年三十，但街道上关门闭户，路断人稀，人们都躲藏了起来，害怕国民党军队的溃军拉丁抓夫。老少人等都惶

恐不可终日，哪还有心思过年啊！

谁也没有想到，到了大年初一，城里的国民党军队突然一个也不见了，五十八师的部队昨夜已弃城而逃。可是，也没见解放军部队开进城来，一时间，小小的县城呈现出可怕的权力真空状态！人们在惶惶不安中又听到一个消息，说是在大桥桥头的城门洞里，贴出了一张布告，自称是“中国人民革命军鄂豫第三分区第一纵队副司令郭丹”接管了潢川县城。大家纷纷猜测开来，这“中国人民革命军”是什么队伍？它就是共产党、解放军吗？……顿时谣言四起，人心恐慌，不知道什么命运会降到人们头上。

县城里的开明士绅们可能知道一点情况，他们组织起来，派人到城外乡间去找解放军，请他们赶快进城。果然，第三天，解放军进城了。一路解放军在鄂豫第二军分区司令员熊作芳率领下，由光山方向进入北城；一路由潢固支队负责人彭名川、胡德法率领下，由伞陂寺方向开进南城。

解放军进城之后，大家才知道，前两天那个“中国人民革命军”是个投机的冒牌货；那个自封的副司令郭丹，原来是从武汉潜逃回来的国民党军上校团长。幸亏城里的人没有上他的当。

这时，人们把准备过年燃放的然而却没有放的鞭炮拿了出来，在大街上燃放；人们把准备过年贴的然而却没贴的门神和对联拿了出来，贴在了大门上；人们还把已经收藏起来的锣鼓响器也搬了出来，在街头巷尾叮咣叮咣地敲起来了……

我们家乡的小城就是这样来庆祝自己从漫长的旧社会跨入到了新社会；从国民党反动派独裁统治的黑暗年代，跨进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光明年代！我们迎来了真正的春天！

没等寒假过完，我们这些学生们都提前跑到学校来了，尽管校舍还是原来的校舍，操场还是原来的操场，但是大家觉得天是新的了，地也是新的了！同学们见面后说呀，唱呀，跳呀，比过年还高兴，还热闹。

这时，刚刚成立的县人民政府，号召大家支前，支援解放军打过

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于是,我们组织了类似学生会的文艺研究会,同学们推举我和比我低一个年级的邓天骥担任文研会的常委。我们上街扭秧歌,打腰鼓,还自编自演话剧。我们编的这出话剧是根据我们学校国民党反动教官迫害我们这些进步学生的真人真事而创作的,在选择这出戏的主题歌时,我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义勇军进行曲》。后来,当《义勇军进行曲》被定为代国歌时,我和老邓还暗喜自己的眼力不错;其实,是这首歌曲太深入人心了,太受人喜爱了!

这时候,我已经在读潢川高中三年级的下半期,到暑假,高中就毕业了。我早已打算,在暑假毕业后,到开封去报考河南大学文史系。可是,家乡解放以后,革命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地奔涌而来,解放大军经过我们的家乡纷纷南下,有第二野战军的,也有第四野战军的。这些滚滚的钢铁洪流即将打过长江去,解放尚未解放的大半个中国。革命,已经成为人们心头上压倒一切的大事。于是,在我们这些学生们的面前,已经不是原来的一种考虑了,是继续上学,还是参加革命,两种前途摆在了我们的面前。

当时,路过我们家乡的解放军,不仅有作战部队,还有文工团队。文工团一到,他们就举办解放区图书展览,在广场上演出文艺节目,在街头演讲宣传,吸引着我们前去围观。他们说,为了解放全中国,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军要吸收大批知识分子参军……这些话,使我们心中的天平更加往“参加革命”这一头倾斜了。特别是看到文工团中有男有女,有的人还戴着眼镜,都是知识分子的模样,我们就觉得文工团很适合我们。于是,我们就酝酿着要参加文工团,随军南下,等全国解放之后,再去大学里读书。革命和上学两不误,当时我们就是这样天真地想的。

我们不但天真,而且还很幼稚,甚至幼稚得可笑。既然要参加文工团,那么,参加哪个部队的文工团好呢?我们又展开了热烈讨论。当时,路过我们家乡的部队中,二野部队穿的都是黄土布军衣,四野的部队则穿的是草绿色洋布军衣,武器装备似乎也比较整齐,于是,我们决定参加四野部队的文工团。不久以后的5月,四野著名的

“铁拳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五军)文工团(当时还叫宣传队)来到了我们家乡。进城时,他们搞了个人城式,前面是军乐队,一边行进一边吹奏;接下来是飒爽英姿的女同志们,她们都背着提琴、二胡等乐器;最后是举着各种锦旗的队伍……嗨,我们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特别是那些铜管乐器,明光锃亮,形状各异,我们连见都没有见过,于是,就跟在他们队伍的后面走着,一直跟到他们宿营的南城弋阳中学的校园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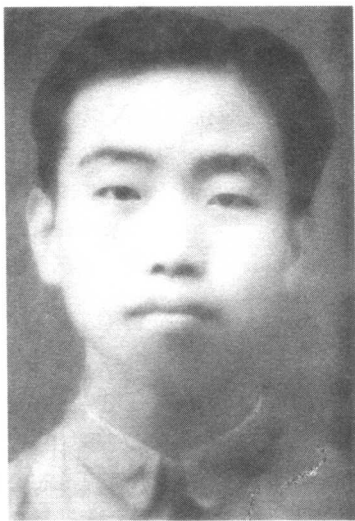
一到校园,我们就围住他们问招不招生,这时,铁拳部队民运部的王世俊干事站了出来,说,招生,明天来报名吧。我们高兴得都跳了起来。——后来,老同志们跟我们开玩笑说:你们是洋鼓洋号欢迎来的!

在酝酿参军的过程中,我一直瞒着我娘(在我们家乡,把母亲叫娘),一则怕她伤心,难过;二则也怕她不让我走。殊不知,她老人家早已知道了消息。这天夜里,在昏暗的油灯下,她一边为我缝制着行装,一边含着眼泪述说着我们家庭以及我的童年,她说:“凌家的祖上,在前清做过道台,城里乡里这些家产都是那时候置的。到了民国,坐吃山空,大家庭破败了。你是民国十九年的夏天出生的,有了你,俺们这个大家庭又一次五世同堂,所以给你起了个小名叫‘又五’。你出生后的当年和第二年,潢川发大水,小潢河的洪水淹没了两城之间的镇潢桥,桥墩上镇水的大铁牛也叫洪水给漫过去了,田地里的庄稼颗粒无收。民国二十六年你七岁的时候,发生了卢沟桥‘七七’事变,全国起来抗日。第二年,农历闰七月二十三日,日本鬼子就侵占了俺们潢川县城,俺们一家老小都成了难民,随着大伙‘跑反’跑到了南乡。乡下苍蝇蚊子成堆,闹了人瘟,你爸感染上霍乱去世了。去世的时候,你爸才二十九岁,你只有八岁,你妹妹六岁,弟弟一岁。这日子可怎么过啊!俗话说,破屋偏遭连阴雨,行船又遇迎头风,乡里的土匪又来俺家‘烤火’,把你老太(我的曾祖母)身上都烧起了大亮泡,衣服被子全抢光了。这时候,日本鬼子撤出了县城,俺们又回到城里,可是,城里的房子都叫小日本给毁了。到了民国二十

九年,你十岁的时候,冬天,你咳嗽的老毛病又发了,送你住了医院。这天,是阴历十月二十九的上午吧,空袭警报响了,日本飞机来轰炸,就在俺们住家的南城大巷口,扔下好几颗炸弹,炸塌的房屋着火冒烟,炸死炸伤的人躺在街上,惨极了!民国三十二年你十三岁的时候,日本鬼子又占了俺们县城,三天以后日本人走了,蝗虫又来了。老天爷几个月不下雨,天旱,蝗虫就出来了。那蝗虫铺天盖地,像烟雾一样,把太阳都遮昏了!地里的庄稼,全叫它们吃光了!好不容易熬到民国三十四年,日本鬼子投降了,可没想到,国民党汤恩伯的队伍开过来了。这汤恩伯的队伍一到,比蝗虫还厉害,一是‘撒大网’抓壮丁,抓得老百姓鸡飞狗跳;二是派军粮,要‘大包麦’,敲骨吸髓呀!俺们家没有人在官府上做事,连那些保长、甲长都敢欺侮俺们,成天上门来催捐逼款,实在没法过了,才从大巷口老家搬到这东街上来,依靠李姓的舅老爷们给些照顾……”

说到这里,娘停下手中的针线活,泪眼汪汪地看着我说,“唉,这旧社会的日子娘也过够了,你要参加解放军,娘不拦你。你爸死后,俺们娘儿几个就靠着你老太分给的两处田产房产生活,将来田产房产没有了,娘会做针线活,做小孩的帽子小孩的鞋卖,也能养活你妹妹、弟弟……”说着说着,娘又哭起来了……

听着娘的话,我心似刀绞。我八岁时死了父亲,全靠娘拉巴着我们兄妹三人在生活线上挣扎。如今,我已经十九岁了,应该为娘分担一些生活担子了,却又要离她而去。我心里能不难过吗?可是,我又想,即使今天不参军,等毕业后也要到外地去升学,不也还是要离开家吗?



参军那年十九岁

于是,我安慰娘说:“娘,你别伤心,等全国一解放,我就回家来照顾你……”

听我这话,娘哭得更伤心了。我这个十九岁的孩子,哪能理解母亲的心啊!娘是在想,我这一走,何年何月我才能回到她身边啊!参军就是当兵,当兵就要打仗,打仗就会死人,俗话说,枪子儿是不长眼睛的呀!“古来征战几人回”哟!在娘的心里,把我的参军看成是一条不归路了……

最后,娘止住了悲声,哽咽着把十枚银圆缝在一条白布带子里,缠系在我的腰间,说:“到外边要是犯了咳嗽老毛病,就用这钱自己买点药吃吧……”

当晚,我扛着被盖卷,带着生活用具,去到文工团的驻地——弋阳中学报名。进去一看,嗬,弋阳中学的操场上,早已黑鸦鸦地挤满了前来报名参军的学生和教师,有男的,也有女的;有兄弟姊妹一起来的,也有两口子一块来的;有我们潢川高中的,也有弋阳中学、乡贤中学的,还有几名河南大学回乡的学生也来报了名。一共大约有三四十人。操场上一溜横摆着几张课桌,每张课桌后面站着两位文工团的同志(一男一女),课桌上面放着纸和笔。前来报名的学生,在每张课桌前排成一溜纵队,挨个进行报名登记。负责我们这一队报名的,是舞蹈分队长燕岩(女)和乐队分队长孙文选。后来,我常对他二位说,是你俩把我招到革命队伍来的,你俩是我的革命领路人啊!

操场上,似乎变成了火车站的候车室。一行行排着队报名参军的学生们,前拥后挤着,他们的脚下,都放着各种颜色的、大小不一的、各种各样的行李卷,以及脸盆、书包、食物等等之类的东西,这场面,的确不像是奔赴前线战场,而倒像是要去赶某一趟火车,外出旅行。人群中,有位学生的家长感叹地说:“唉!过去国民党抓壮丁,一天也抓不到几个人;而今眼目下共产党、解放军一来,学生们像疯了一样要当兵……”

当时,李姓的兄弟叔侄来参军的有:郑曜(随母姓)、李晁、李殿

哲、李殿柱、李曾衡、李明、李晔、李景等；梁姓的兄弟叔侄来参军的有：梁声纯、梁家琼、梁家骏等；秦氏兄妹来参军的是秦经华、秦经玉；夫妻一块来参军的是王国治两口、吕责已两口。其他，属于我们潢川高中的学生有：邓天骐、卢德麟、史智慧、祁光裕、陈广煦、刘文烈、江世铮等，属于其他学校的学生、教师有：余秋铭、崔耀祖、王晞明、王希尧、易成章等，还有一些同学已记不清姓名了。这些学生中，年龄最小的是易成章、秦经玉、王希尧，他们只有十三四岁。当时我们谁也没有想到，恰恰是年龄最小的易成章，后来在执行一次任务时，光荣牺牲了。

报名结束之后，部队文工团有位同志讲话了：“同学们，我们带的行李、用品太多了，你们能够背着这么重的东西行军吗？不行，要轻装，要学会打背包……”于是，操场上又一次骚动起来，部队文工团的同志帮助我们精简行李，并且逐个地教我们如何三横两竖地打背包。精简下来的行李和物品，就叫守候在一旁的家长们各自带回去了。

当晚，我们就住在学校的教室里，睡在课桌上。睡觉之前，还吃了一顿晚饭。这是我参军后的第一餐饭，也是我第一次享受军粮。因为天黑，煤油灯光昏暗，吃了半天，没吃出这顿饭的菜是什么？反正不是新鲜蔬菜，也不是肉食，到底是什么呢？直到第二天吃早饭时，又吃的是这种菜，老同志这才告诉我们说，这是部队从东北带进关的干豆角、干瓜片之类的干菜，哈，我们已经尝到了东北野战军的味道了！

这是我第一次离家在外住宿，当时只是感到新鲜、兴奋、激动，并没有去考虑走出这一步对我今后一生具有什么意义？也没去想一想，由一个学生变成士兵之后，将对今后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前面路上将有怎样的艰难险阻在等待着我？……是的，青年人的优点，就在于认准一个目标之后便“不顾一切”；如果青年人也像成年人那样遇事都要“瞻前顾后”，恐怕这个世界就要逊色多了！就无生动可言了！

二、千里行军第一步

1949年5月15日,我们报名参军后的第二天,即跟随部队出发,离开了家乡,投入到南下的大进军洪流中去了。

对于我们这些刚刚参军入伍的学生,为什么不就地进行一下初步的教育训练,而就匆忙地开拔了呢?不是因为别的,是军情紧迫啊!

当时,长江以南的大半个中国尚未解放,解放战争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渡江战役已经打响,百万人民解放军组成的钢铁巨流,正浩浩荡荡地向长江逼近,向江南挺进。我们参加的这支铁拳部队,是第四野战军南下兵团的主力部队之一,正日夜兼程向武汉方向前进。所以,对我们这些新兵,来不及进行入伍教育,只能带上我们出发了。

清晨,尖厉的哨音骤然响起,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不是由母亲唤我起床,而是军哨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我们赶紧手忙脚乱地穿衣服,捆行李,照着昨晚老同志教的三横两竖,把被子捆成背包。背包还没捆完,有人催促道:“赶快洗漱!赶快上厕所!”大家便往厕所里拥。厕所里正在人满为患,哨音又响了:“开饭!”大家又叮叮当当地拿着碗筷奔向伙房……总而言之,军旅生活的第一个黎明,我们这些刚刚跨入部队门槛的小青年们,像走马灯一样忙得团团转,第一次体味到什么叫做“战斗着的早晨”……

出发的时刻到了,离别家乡的时刻到了。军乐队走在队列的最前